

杨澜

编著

天下女人

yanglan

肆

杨澜

编著

天下女人

yanglan

肆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女人. 4/杨澜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452-0262-5

I. 天… II. 杨… III. 女性—名人—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6447 号

责任编辑: 毛小曼

整体设计: evy

书 名: 天下女人. 肆

著 者: 杨 澜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75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262-5/J.185

定 价: 29.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010-84242008-8012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C ONTENTS

001 / 地球的女儿：廖晓义

017 / 汶川地震

031 / 造型达人，内外兼修：林叶亭

057 / 黄磊和孙莉的桃花源

081 / 巅峰情缘——奥运火炬：吉吉 王勇峰

099 / 奥运视觉盛宴——力量之美：佟文

125 / 中国第一女保镖：边梅

147 / 打造奥运视觉盛宴爱情之美的女人：杨云 王丹

167 / 打造奥运视觉盛宴服饰之美的女人：郭培 尤珈

183 / 打造奥运视觉盛宴建筑之美的女人：刘京 陈蕾

197 / “坏男人”：费翔

217 / 美“力”心生：娟子 冯海

235 / 破译死亡的密码：王雪梅



地球的女儿
廖晓义

廖晓义在做环保十几年之后却发现西式环保运动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于是便开始了一个远行者的回归之旅——从那支撑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生态智慧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寻找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药方。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主任，首位获得欧洲环保最高奖“苏菲奖”的中国人，1998年她作为唯一的女性参加了到中国访问的克林顿总统环保圆桌会议；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获得者。2005年廖晓义当选中央电视台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2006年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廖晓义，23岁从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把热情用在研究西方哲学和现代化道路上。90年代，廖晓义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发现现代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于是学习西方模式搞环保。但是，在做环保十几年之后她却发现西式环保运动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于是便开始了一个远行者的回归之旅——从那支撑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生态智慧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寻找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药方。

艰难的环保初级阶段

环保人的话语权，在廖晓义看来是“我说故我在”，因为不说话就意味着你不存在，所以到任何地方都要为环保发出声音。廖晓义刚刚开办地球村的时候非常艰难，在中央台创办《环保时刻》的节目，每星期十分钟的节目，一个人临时抓摄像，没有经费只能蹭机房，有时候运气不好还会被赶出来，搞得十分的狼狈。当年采访，经常有嘉宾对廖晓义说“你超前了十年在做环保”。这句话不幸言中了，的确，在十年的艰苦卓越奋斗之后，环保话题已经从一个边缘话题变成了热门焦点话题。

西方比不了的中国式环保

有了在西方生活的经历，看西方的环保的眼睛更加的客观。西方人的这些习惯看来是非常的细节，但是浪费的资源也是巨大的。一、洗澡之后只擦一次的毛巾就扔到洗衣机里。二、落叶不用扫帚用鼓风机。三、法律规定冬天学校里的温度要高到孩子们可以穿短裤穿短衫。四、法律规定院子里不能够晾衣服必须要用烘干机，否则要罚款50美元。五、为了环保做环保，拼命消费拼命回收无度浪费。

其实在中国环保很简单，一、减少消耗，节约就是环保，你节俭了，你的生态消耗少就是环保。二、顺应自然就是环保，你别把冬天搞得像夏天，夏天搞得像冬天，不浪费资源。

中国在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大力推广下，这些措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所接受并赋予实施。

地球的女儿

地球的女儿，这个称号得名于90年代初廖晓义做的一部环保纪录片。在乡间寻访的廖晓义接触了很多乡土文化的传承人和守望人。在乡土人的身上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情打动了她。坦言坚持数十年的环保无非是有一份正常的感情，对自然对生活的这个地球保有一份真挚的感情。对于人们质疑她，说她矫情做作，说自然就是自然谈什么母亲啊，它能跟你说话吗？廖晓义的回答是，“我们不要以为自然不会说话，它就没有它的语言，地球变化、灾难、癌症，难道不是地球在说话吗？难道不是它发威的方式吗？”

她是要拯救地球的“狂人”，她被外国友人称做是“26度女士”，她被誉为“地球的女儿”。1998年她作为唯一的女性参加了到中国访问的克林顿总统环保圆桌会议，在“绿色奥运”期间，向天下女人讲述一个女人对生命价值，对人与地球关系的思索和追求。

杨澜：大家好！天下女人，我们在一起。欢迎收看本周的玫琳凯《天下女人》。
那我和柯蓝呢其实已经做过很多年的主持人，算是老主持人了啊……

柯蓝：我是资深，您是老。

杨澜：谢谢，你真会夸奖我，她老是给我扎小针。做主持人有几个忌讳啊，特别是比如说现场直播的时候，你要控制现场的气氛，不能让它失控，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把话筒轻易地交给一个受采访的人，就是做环保的人，为什么呀？因为我遇到过好多次现场直播，导演说这地方啊，只许让嘉宾说一分钟到一分半，一分钟到一分半，也就说两百多个字就完了。但是因为平时做环保的人，第一个，他们很有激情，他们有很多要说的；第二呢，咱们这环保问题的确比较多，所以他们可说的东西也很多；第三呢，他们平时没有说话的平台，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那就说啊，可劲儿地说啊，能说一小时。然后我恨不得就把那话筒，我说你给我，我也是面部微笑啊，很温柔地使暗劲儿，手里使劲儿，给我给我，然后他说，好，谢谢，好，谢谢……他又拿回去说。我说，好，再次感谢他……又拿回去了。

后来我发现遇到做环保的人，这话筒不能离开手，而且我这手拿话筒这样杵给他说，然后随时拿回来，好，非常感谢，请您回原座去……这是一个经验。在做环保的人当中，我特别要留意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因为她要一旦把我的话筒夺过去，基本上我就可以不说了。

我们掌声有请地球村的创始人——廖晓义。

柯蓝：谢谢，廖老师，你好！你好！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欢迎您。

杨澜：你可能都不记得了，后来我就想的确是，在中国做环保呢，这种生存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理想，到的问题呢又是痛心疾首，所以拿着话筒的确不能轻易松掉。

廖晓义：我给地球村的说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说，凡是没有说话的，如果你不说话等于你不存在，这个很简单。

杨 澜：就原则上，我说故我在。

廖晓义：对。

柯 蓝：就是非要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存在，而且要让让自己的声音给更多的人可以听到。

廖晓义：因为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声音真的是太弱小了，所以一旦逮着机会就赶快说。

杨 澜：十二年前呢，廖晓义放下了自己的博士学位，退掉了绿卡，决定回国。她当时的理由就是说，这世界上并不缺少一个博士，但是中国的确缺人做环保，所以她回来了。从一位学哲学的研究人员，然后也可以有充分的机会在收入颇丰的跨国企业，或者是在一些收入很好的一些企业里工作，但是突然一下做环保这事，你自己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

廖晓义：生存状态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人嘛，就是应该说冻不着饿不着，就是基本需求就可以满足了。

柯 蓝：刚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廖晓义：刚回来的时候，当然办那个地球村很难嘛，开始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我当时在中央台七套开播那个叫《环保时刻》的节目，每星期要出十分钟的节目。我就一个人，再加上半个临时抓的摄像……所以做起来很难，那么经常去蹭机房了，去想办法，就是找一点这种机会，溜进去赶快编一点。被人赶出来的时候搞得人很狼狈，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嘛，我们经常去采访，人家都说我们超前了十年。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是超前了一点，你看现在环保那话题不是就比较热闹了嘛，现在环保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话题。

杨 澜：当时是一个边缘话题，又是一个民间的环保机构来做事就显得更边缘了。

廖晓义：对，我记得当时我在一个大机关看见有一个民意调查，就是说中国人最

关心的十件事，但是里头没有环保，当时是1997年。我们在当时好像有七所大学，在那个叫理工学院的院校，我们搞了一个什么捐赠，有个企业捐赠垃圾箱。把大学生弄来做垃圾分类的时候，有一个人冲过来，说，就是你们这些人把这些孩子教得不务正业，大概是说没有好好去学习，成天来干这些事。然后我就冲出去，就跟他对吵起来了，我也忘了说些什么了……

杨 澜：你要吵起来，大概也是挺凶的样子啊。

廖晓义：穷凶极恶，我说。

杨 澜：所以当时的这种环保的意识不是很普遍的，那同时呢，那种经济上的生存压力又是眼前的事。你的地球村好几次都面临经济上不能维持的状况，最窘迫的时候到什么程度？

廖晓义：基本上每年的那个……就到了青黄不接……特别是春节、过年那一段时间。

柯 蓝：年关，年关。

杨 澜：对，杨白劳似的。

廖晓义：基本上都是发半薪这样子，有差不多四五年吧都是这样。本来薪水就不高，再发半薪……你看我们大学，就是好像是北大的高材生到我们那儿就几百块钱，还半薪他就没办法活了。

杨 澜：还不如保姆的钱多呢。

柯 蓝：有没有觉得自己支撑不下去的，就是在精神上觉得很苦闷的这种事情？

廖晓义：不知道，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解释不了，就是再难的时候好像也没想过退。

杨 澜：从来就没有想过。

廖晓义：没想过，因为其实本来有很多……应该是有很多的机会，好像就没有想过。也许在国外一些经历吧，不光是在美国，在美国碰见了很多像非洲啊、印度啊、肯尼亚的这样一些，很多都是女人。她们都是做 NGO 的，

就是做民间组织的，恐怕某种意义上也是被她们的一种精神所……叫做感动吧，或者说是激励。

杨 澜：你知道吗？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然后来养这份职业，业余时间做做啊，也就行了，你没有这个义务说你要来全职地做这样一件事情。

廖晓义：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地球村，尤其是不会有地球村的今天了。

杨 澜：我们的导演很有意思说，杨澜，我们决定把一个地球仪放在桌子上，因为廖晓义看着地球仪感觉……我说感觉像见了妈妈吧？大概是因为她被称为是地球的女儿嘛，也曾经获得过很多国际的大奖，像“苏菲”国际大奖等等的……你看到这个地球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动？

廖晓义：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地球的女儿，或者是地球的儿子。我们总是说好像妈妈、母爱，怎么样……其实我们现在离开我们的父母还能活吗？我看那么多人不都离开父母活着吗？但是你要想，你要是离开地球母亲……真的，一天，让你不呼吸，别说一天了，多长时间人就会窒息嘛。没有水，没有所有的这一切你都不能活。

人怎么会……奇怪了……我倒觉得好多人觉得我不正常，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挺正常的？我只不过是懂得这么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嘛。

柯 蓝：可能还是像别人说的。您的这个意识比较超前一点，因为很多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你我，可能会过多地注意眼前利益，你只是说的是一个根本利益，但是可能我们真的就已经忽略掉了——

杨 澜：但是这几年我的确觉得大家的环保意识大大增强了，因为实在是沙尘暴就在我们家，就从每一个人的窗户面前经过，然后我们明显地感到呼吸的那个空气让嗓子很难受了。然后明显地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敢信任地喝自来水了……就这一切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包括最近像通过了这种不再生产超薄的塑料袋，因为的确是很难收集。然后每年为了生产这些塑料袋，要浪费几百万吨的汽油，就光仅仅是在中国就是这样，所以近几年大家的意识的确强了，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认识到，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富有了，如果要是中国将来能够达到欧洲人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到底会对世界的环境带来什么影响？

廖晓义：有人说我们还需要五个地球，有人说还需要三个地球……反正一个地球是不够的，就是大家的共识。就是我想八月，八月份吧，十月我在欧洲参加一个叫妇女论坛，妇女经济与社会论坛，我又开始闹了。我说你这个妇女有了经济，有了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环境呢？当时我是在那个大会上，也是作为代表之一在那儿说话。当时他们有人说话，说得很尖锐，那个主持人说，提前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要提尖锐的问题，你不会在意吧？我说请便。于是他就提出来了，说中国会飞速地发展，那么我们……那个意思是还需要多少能源，多少个地球来支撑中国的高速发展。我说对不起，中国人没有发明什么新鲜玩意儿，中国人正在跟着你们学。在座的很多都是那些西方社会的人们，我说我们还学得不够，我们还没有一个家两辆车，我们还不够，住的房子还不够豪华，我们用的一次性制品还不够充分，我们只是跟着你们学，当然很可悲。我们不应该跟着你们学，但是如果你们不改变，你怎么要求后来者改变呢？所以我觉得——

柯 蓝：廖老师，你这些话是不是有感而发的？因为你已经有在西方生活的经历，之后，你回到中国，再反视西方他们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您认为是不环保的。

廖晓义：那会儿我还在美国，就是在一个美国人家里面做保姆的时候，去学语言……

杨 澜：你干吗去做保姆啊？你不学哲学的吗？

廖晓义：对啊，我刚到。我把一个小孩从六个月、半岁带到一岁半。因为当时一来呢也是要去改进语言，二来还要生存嘛，还要考托福了，我是两年以后才考过托福的嘛。然后在那儿我就看不惯他们家里边那个毛巾啊，刚刚就是擦了一次澡就得丢到洗衣机里面，且不说那个用水多少，污染多少，光是那化学品放到毛巾上，不是对身体也不好吗？奇怪。

他们扫落叶的时候喜欢用吹风，就把那个落叶……本来很漂亮，我说诗情画意……拿个扫帚啊，扫扫自家院子里的落叶多好啊，没有。就又制造噪音，又浪费能源，尤其是那个，他那个空调受不了，到了冬天必须要考虑到外面，里面一定要穿夏装，因为一到了那个商场啊，包括什么……马上穿短袖。

杨 澜：所以很多欧美人都是冬天里面是短袖，外面就是罩一个大厚袍子。

廖晓义：他们有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在高校里边，冬天的温度要高到孩子们可以穿短袖，穿短衫。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而且还不许在院子里晾衣服，院子里晾衣服说有碍观瞻。要干什么必须要用烘干机，烘干机干衣机，如果在院子里头晾衣服要罚款五十美元……我就觉得很荒谬，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中国人嘛，习惯了节俭，习惯了还有点诗情画意啊……对这些东西有好多很看不惯的地方。

我有很多困惑，一方面我觉得他们把天搞蓝了，水搞清了，这也还是有它的好的经验，尤其是它的执法系统和这个民间组织、第三部门的参与，就公众参与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不把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环保的核心内容、关键内容，这就让我觉得很困惑，所以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环保人？环保人环保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尺度？

那次就是在一个垃圾分类回收站，一个女孩穿得很潮流的，青年女孩啊，这个女孩呢就是说，她是环保主义者，然后她就给我们讲环保怎么重要，她怎么搞垃圾分类。然后她说包括她的这个行为，她隔三差五吧……基本上是隔不了多久，她就会开着车把她回收的、用过的这个物品送到这儿回收。听着觉得很要向她学习的样子，结果我听说她怎么会这么快就要把这些东西拿来回收，她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回收吗？一打开一看那个里头的衣服啊，比你这还新……就是差不多一样的，基本上是八成新、九成新、各种各样的……我直接觉得她就是从货架上拿下来装到她包里，然后又送到这儿来。然后我就在想，为了生产这些东西需要多少水，多少能源，多少木材？对，还有染料。还有我想，她为了去获得这些物品，她需要多长时间去工作，她哪里再有时间去亲近自然或者去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自己的心灵呢？

杨 澜：她虽然好像是在这个物品到回收这个环节重视了环保，但是可能在这种物质大量地需求和摄取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造成了很多环境的破坏了。

廖晓义：对，所以我就想到中国，我就说中国人啊很简单，环保是什么？两条：减少消耗就是环保，节约就是环保。

你节俭了，你的生态脚印小，你就是环保，你少消耗就是环保；第二，顺应自然就是环保，你别把冬天搞得像夏天，夏天搞得像冬天。我觉得很欣慰的，是我觉得到底是中国政府这么快就做出了反应。2007 年把“26 度”作为了一个国家政策，就是在公共场合，夏天的时候空调就是开到二十六

度就可以了，你不必要开到二十度，大家还多带件衣服要罩上啊。结果呢我到……就是今年六月在苏菲，就是“苏菲奖”什么十周年的……好多人就是开一个大的电视论坛的时候，我就问满座的人，我说请问——当时正要把我们的意见传到什么八国会议上去——我说，我第一个，第一个意见：八国，你又抢话筒了。我说这个八国的其中一国能不能采用“26度空调”，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别在那儿能省多少电啊，别在那儿说那么多的空话。什么《京都议定书》……我说中国政府已经做了，你们八国做吧！然后八国没反应，我就问联合国的那个人，联合国的那个署长，新署长。我说请问这个新署长，你们联合国环境署，能不能把“26度”作为一个呼吁，作为一个倡议说出来？我说如果你还不行，我看他有点为难，我说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能不能来，来挑起这个“26度空调”在西方社会，呼吁一下？

杨 澜：好。但是他们面面相觑实际上没有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廖晓义：没有，没有。

杨 澜：所以其实在环境的这个问题上，西方也有一种好像天生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的态度，就是很容易指点你们中国应该怎么样，这不光是中国的，我觉得西方很多政府或者是他们的中国态度，他有种天生的优越性。

但是你知道吗？中国其实现在无论是能源、资源的消耗，还是在环境污染，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比例是用于出口的产品的，也就是说，那个环境污染留在中国了，但是那个产品，低廉的产品是被全世界享用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还真是……我觉得西方人也应该向我们中国人学习。

廖晓义：没错。学习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就是刚才两个字：节俭。这个生活方式、生活价值的改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而我觉得这个方面的希望和出路就在中国。

杨 澜：1998年的时候，你曾经参加过那个来中国访问的克林顿总统的一个圆桌会议，当时其实你也是当他的面提出了有关美国怎么样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和能量消耗的这样一些建议。他当时怎么说？

廖晓义：对，说到这个……那个是我抢话筒抢来的。

杨 澜：又抢来的。

廖晓义：那会儿没话筒，就是七个人……圆桌会议嘛……请了七个人从那边开始，从他的左边开始一个一个地说。虽然我坐在总统先生的侧面，但是轮到我这儿是第七位了，那么我想我为时不多了，我就在……不知道第三个还是第四个的时候，把话筒抢过来了。真是够行的，这得抢到。对，在他们的问题上，别把他们都当成老师，我们都是学生跟他们学习，至少学习是互相的，是吗？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们是个民间环保组织，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不要像你们美国人一样太多的私车，太多的空调，太多的一次性制品。我看他还有点反应，赶快把他笔帽一拉开，看是不是那个一次性的笔……看了一下，不是，放了一下心。后来他在外边作讲演的时候就说，不是李肇星大使给了他一把折扇吗？他就打开了，合不上，合上了，打不开……最后折腾半天，终于搞明白了以后，他上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首先感谢这个李大使，给了我这把节能的空调——说明他还是在反应。

柯 蓝：廖老师，您是从哪一件事情上慢慢转换到，像按照我们来说，这个运动是从拳击变成了中国的太极拳——不一样的一种形式来呼吁环保？

杨 澜：这次资深主持人说得非常好，真的因为一开始就像拳击大声疾呼，现在开始用一种太极拳的生活态度，或者是一种方式……诱导的方式啊，循循善诱。怎么想到的这一点？

廖晓义：可能我觉得因为骨子里还是中国人嘛，习惯地还是用那个，身心境合一的那种方式去看这个环境问题。我们乡土文化的，那些传承人和守望人，他们身上的那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情啊……人有了感情什么不可以做啊？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坚持到现在？无非也就是一份正常的感情嘛。真的是觉得对这个自然需要感情，人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呢？这个感情什么时候没有的呢？我就不明白这件事。所以，真的……

杨 澜：保持着感情在那儿。经常被人问，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对，我们经常会各种各样的物质，或者各种各样的诱惑蒙蔽了自己的那种感情，最单纯最单纯的那种感情。不过我想请晓义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近几年您走访了大量的乡村和民间啊，就是在民间，在我们本土，土生土长的这种生活方式里，发现了哪些意识，哪些方法实际上是非常符合现代的环保潮流的？

廖晓义：有一次到贵州，一个村寨里边，走到一片就像原始森林啊，非常漂亮的，我在美国都看不到那么原始状态的自然保护区。而且周围都是村庄，非常美，结果后来别人告诉我，那是他们的墓地，每一棵树下面都是一个祖先。因为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呢父母就给这个孩子种一棵树，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就用父母给他的这棵树做棺木。他那个做棺木不要加工的，就是劈开，他通过了，他有一套处理方法，应该说很科学的方法：放进去，合起来，就是下葬。如果他的后人又在埋葬他的地方再种树，再种一棵树，人啊，活着的时候总是索取，死了不可以回馈一下吗？那么藏文化也有这样的，所以他没有墓碑，也没有其他所有的这些所谓人造的东西。然后你到了那个地方转的时候，真的会感觉不一样，你觉得你在和……

杨 澜：就好像每棵树都有灵气啊。

廖晓义：对，他们也不践踏那儿的树木花草，那么也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照片。他们有一套自己的对生死理解，不像现代人那么可怜。

杨 澜：对，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有些人觉得自己很有钱，实际生活得很可怜，很有限的空间，然后来来回回就是这点事情。而且说到底，人不就是需要一张床，三顿饭，做环保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种生活状态而已。蓄心能，增体能，节物能。当然，水啊、能源啊都应该节俭嘛，咱们中国人老习惯了嘛。其实就环保的理念来说呢，廖晓义也从一开始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现提出了一个快乐环保的概念——乐和。

廖晓义：心灵健康，要心灵健康，你想想你不健康的时候是为什么？无非是几个东西，几个污染元素困扰，个人主义——把自己个人的那个欲念考虑得太多，消费主义——今儿没大房子，明儿没大车了，还有就是这个技术主义……就觉得我所有的技术可以无视所有的生命，是吧？我可以用技术来解决任何问题，这个自然……什么母亲啊……有一次我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一个在座的就起来说你们不要那么矫情，你们不要那么做作，自然就是自然嘛，谈什么母亲啊？它能跟你说话吗？

杨 澜：后来呢？你说什么呢？

廖晓义：我说我们不要以为自然不会说话，它就没有它的语言，地球变化、环境灾难、癌症……难道不是地球在说话吗？难道不是它说话的方式吗？

柯 蓝：对啊，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发怒的声音，全部都已经从我们人类开始……已经开始遭到报应了。对，是这样。

杨 澜：今天的嘉宾是地球村的村长，廖晓义。最近她在写一本书，这本书呢和她这么多年的环保经历，和这种心路的历程是息息相关的。而且这本书很特别的，是她和女儿一块来写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写的什么书？

廖晓义：这就跟那个心灵环保有关系。我就一直觉得光是从物能环保这个路走不通。

杨 澜：这是女儿。

廖晓义：对，还没满月。

柯 蓝：你看廖老师多漂亮啊。

杨 澜：廖老师那时候真是大美人啊。廖老师在哲学系首先是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在学哲学的女生里绝对是系花，很少的。

柯 蓝：系花，校花。

廖晓义：昨日黄花。

杨 澜：你还真有黄花啊。

柯 蓝：今日的环保花。

杨 澜：黄花姑娘了，你看这小宝贝胖嘟嘟的，真可爱啊。

廖晓义：这个是六岁，我把她从美国带回来的时候写作业呢……但是我原则上不管她作业。那天是因为什么来着？因为要照相，碰巧她在写作业，我从来……基本上不开家长会，顺便说一下，我这个当妈的不开家长会。从来不过问她的作业，那是她的事，干吗让我管呢？我管，她还认为是我的事呢，我把所有省下来的有限的时间干什么呢？务虚。老在她嘴边说妈妈好爱你啊，你好乖啊，你是妈妈中间最那个……就给她不断地说，从她那么小，抱着的时候，她听不懂话，我就不断地在跟她说啊说……

杨 澜：孩子就是好骗哪。

廖晓义：对，十三岁了，我还抱着她的。她相信了妈妈真的好爱她。

柯 蓝：所以她也爱你。

廖晓义：对，她曾经因为看我放着的日记本，别人说什么？她说妈妈工作好努力啊，她说妈妈努力干工作，我努力爱妈妈。我说爱妈妈还要努力？

柯 蓝：她很努力？

廖晓义：真的很努力。

杨 澜：多可爱啊！说你那时候去做环保的时候，她已经学会帮你一些小忙了啊？帮你做一些什么呢？

廖晓义：她那个星期天帮我弄饭呢，留饭呢，真幸福，这妈妈真是幸福。让天下女人都会羡慕我的吧？

杨 澜：就是啊，我们《天下女人》就爱说这些事。

廖晓义：这就是她星期天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她基本上是跟我活动。我那女儿四岁在美国的时候，被认为是有自闭症的，被认为是太害羞，就是害羞……当时就要去看医生嘛，踢都踢不出去。就是那个孩子，就在家里边跟我小时候有点像，胆小。但是她就是因为搞活动啊，练出来了，这张照片是她跟我去到约翰内斯堡，我跟我丈夫一人出了一半钱，到南非开那个世界首脑会议。这个时候她就不害羞了，联合国，灿烂的微笑……联合国的那个电视采访，采访完了以后不是电视，是那个广播采访，最后人家结论说这个孩子说得比你们大人都好，真的，她说什么了？她就说她觉得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么多的好东西，应该从小学就放进去，应该放到小学的教材里头，她说我们从小就应该懂得什么才能够使人类可持续地生存下去。

杨 澜：她当然懂得了，她有一个话痨的妈妈，成天在旁边说。

廖晓义：没有，你看她后来她已经很那个什么了，很会表达了。所以啊，参加公益活动有好处。这是最近的，十月份了，十月份。她十九岁生日那天，我刚